

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

边塞英雄谱 天山飞侠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全集终审 崔元和
全集责编 张彦彬 姚 军
终 审 崔元和
复 审 张彦彬
责任编辑 姚 军 李慧智 赵志红
设 计 谢 成
责任印制 董建设 丁国英 李 林
责任发行 王东风 王锦飞



边塞英雄谱
还珠楼主小说全集·天山飞侠
(全集第23卷)

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

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山西人民出版社独家发行·版权所有(太原并州北路69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字数:382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ISBN 7-203-03704-5/G·1578 定价:20元

目 录

边塞英雄谱

第 一 回	嘶风驰电 冷月昏灯	雪艳马蹄尘 霜腾龙股剑	 3
第 二 回	地穴藏身 杯觞叙旧	班荆欣宿契 妙语见天真	 34
第 三 回	虬髯客来 玄裳人去	三跃鱼更联二老 独探虎穴拯孤穷	 52
第 四 回	老少年巧戏 阴阳手胆寒	飞天鼠 贯蚤针	 86
第 五 回	鸿飞弋慕 地旷灯明	踏雪走双鸳 惊心逢五矮	 107

天山飞侠

第 一 回	灯火灿长街 冻云横大漠	酒肆深宵惊怪客 冰天雪地驰飞轸	 142
-------	----------------	--------------------	-----------

第 二 回	古洞藏兵 环攻二寇 灵狒卫主 独裂穷凶	168
第 三 回	晴雪艳梅花 无限香光笼胜域 智囊擒宝月 千重剑气荡寒沙	198
第 四 回	邪雾漫长空 滚滚星沙飞碧霄 彩云笼大漠 森森剑气拥金舟	232
第 五 回	制妖僧 高人怀远虑 观壁画 小侠悟玄机	264
第 六 回	丸月照孤峰 满地碧云开竹馆 银花明万树 腾空彩焰灿春宵	289
第 七 回	微隙溯天山 一剑冲霄逃历史 轻雷殷地轴 万花吐艳烛遥空	320
第 八 回	一旅望中兴 此地有崇山峻岭 沃野森林 夏屋良田 琪花瑶草 几人存正朔 其中多孝子忠臣 遗民志士 英雄豪杰 奇侠飞仙	335
第 九 回	山堂演武 元日盛军容 梅馆延宾 良宵开夜宴	382
第一〇回	午夜响寒潮 志决心坚 荒山卧雪 青春迷姹女 危临梦醒 魔窟沉丹	415
第一一回	冒雾上天山 巧遇奇童获异宝 冲寒行地窍 忽生急智得神兵	445
第一二回	黑飓肆狂威 邪火无功归大化 玄冰森冷煜 阴雷一击奏殊功	459
第一三回	苦志弭凶灾 瞬息成仁消浩劫 炎荒寻乐土 千秋遗憾泣孤臣	478

边塞英雄谱

第一回

嘶风驰电 雪艳马蹄尘
冷月昏灯 霜腾龙股剑

自从清兵入关，奄有华夏，到了康熙、雍正两朝，叛乱悉平，根深蒂固。当时的一班旧臣遗民渐渐感觉处境日危，存身不住，没奈何只得怀着耿耿孤忠、满腔热血，流亡转徙到西北、西南等一带边塞地方去筭路蓝缕，开辟草莱，明以佃渔畜牧为生，暗中却仍奉着前明的正朔，等到生聚有了成效，财富日充，才渐渐号召亲友，招集流亡，欲等机会一到便图匡复大计。

日子一久，风声自然难免有些泄漏，一则地介遐荒，官府畏事苟安的居多，知道他们实力雄厚，动惹不得，好在天高皇帝远，风声既没吹到上边去，乐得装聋作哑，只盼他们在自己任上不闹出大乱子来，就算万幸，哪还管得许多！二则这班人多都是聪明才智之士，允文允武，义气干云，江湖上的英雄豪杰互相都有个结纳，纵有一两个好大喜功的官儿，还没等到收拾他们，自己先出了乱子，大则杀身，小亦裂名。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前任出了事，后任益发胆寒，哪里还敢过问！

这班人也颇持重，知道时机未至，只要当地官府不过分贪暴或是设法侵害，无故也不轻易去和他为难。自从闹过两回事，官

府知难而退，两下倒也能以苟安。虽然明祚当亡，壮志难酬，毕竟能够安居耕读，无忧无辱，有时驰马鸣镝，一泻千里，见首神龙，行踪飘倏，有时游行市上，酒酣耳热，倦怀故主，浩歌代哭，也无人敢来盘诘。

这班人的居处多在边省深山穷谷，人迹难到之区，大都自为部落。当时江湖上最著名的叫作“南王”“北周”。“南王”名叫人武，本是前明嫡系宗室，隐居云贵南疆的云龙山中。“北周”单名一个澄字，祖父周怀善，原是前明督帅袁崇焕手下大将，明亡以后，因避新朝罗网，率领全族亲友和旧日一千忠勇袍泽，间关逃往新疆天山东北挨近塔平湖的白马山中隐居，已历三世。周澄之父早丧，自从乃祖去世，因为山中地利天时都极优美，取用无尽，加以上下一心，把一座双辉寨整理得和铁桶一般。周澄幼承祖训，志切匡复，想和江湖上多通声气，又在哈密、镇西两地设下镖局，益发威名远镇，以致引出许多激昂慷慨、可泣可歌的事迹。其中头绪繁多，且待作者一枝秃笔慢慢将它写来。

且说雍正末年，哈密近郊的驿路上来了一辆双套骡车，内中坐定老少二人，车沿上跨着一个身体高大的骡夫，不住把手中一根长鞭挥动起呼呼响声，人强骡壮，驾得那车和风驰一般，在沙迹上往前站跑去。那老者年约五旬上下，虽是商人打扮，却生得庞眉大目，丰额广颐，胸前长须飘拂，仪表着实不俗。那少的一个年才十二三龄，面如冠玉，骨秀神清，身上穿着重孝，坐在车厢以内，不时攀住老者肩头问长问短，意思好似有些不耐，老者也不时回首温言抚慰。青布车篷上满是黄沙遮盖。骡夫想是连日赶路睡眠不足，把一双眼睛熬得通红，跨在车沿上，只管挥鞭催骡前进，一言不发。不消片时，已由西门绕过南门走向荒漠之中，那骡夫才将长鞭插向身后，微一松缰，让二骡略缓一缓步，然后两手往上一伸打了一哈欠。

那老者伸手一拍他的肩膀道：“莽兄弟，这几日真累苦了你了。”那骡夫气忿忿地回首说道：“只要把这位小爷送到了地头，人累有啥！这都是死鬼朱老五害的，平白地引进这几个奸细，送了头子一条好命，害得两辈弟兄们死亡殆尽，我三人也无处安身。昨日如非遇见镇边镖局那两位朋友送这两匹好骡子时，我们这时怕还没离开杨树镇呢！别的不打紧，我们如被崔家老贼跟踪追来，凭我三人，官私两面都打人家不过。寨中火起，主母殉节时再三将小爷托付我两个。如要出了差错，就算把命饶上，仗什厚脸到阴间再见人呢？目前人心难测，三道岭那里虽是头子家至亲，一则多年没有通信，二则他已早投了敌人。莫不要我两个辛辛苦苦把小爷保送到汤水里去，那才叫丢人呢！依我想，镖局那两位朋友虽是初交，人却侠气，昨日再三劝我们投奔白马山去。虽然他们还不知我们的底细，恐怕还有些肝胆呢。”

老者道：“莽兄弟，你不能因为这次上了自家人的当，便说头子亲友中没有一个人好人。刘四先生投降敌人，当时并非不得已，所以他只做了两三年的官便告了终养，舍去家乡田园不要，来到这种穷荒偏僻之所，还不是为了避祸二字！头子为人就坏在他性子太以刚直，虽然明里和他绝交，断了亲戚关系，女主人还不是暗中不时派人送信送礼问候？小爷是他嫡亲外甥，岂有不肯收留照看之理？那两位镖行朋友虽然侠气，外人毕竟总要差些，何况他们又不知我们身后还有乱子哩。我们还是照主母意思做去吧。”骡夫闻言答道：“你们平时都说我少心眼，主母死时说大主意要你拿，我不过因这回事教人太寒心了，就算那两个恶贼是敌人派出来的奸细，拿头子那等待他，也该稍微发现一点天良，怎便下此毒手，将全寨一网打净呢！反正我既受了主母重托，这条狗命就算是交给小爷了。事便依你，如出了错，死不怕，死后见不得人，须没我莽兄弟的事。”说罢，重又拔出身后长鞭，迎风一抖，噓的一声，

那两匹健骡又翻掌亮蹄，飞也似往前跑去。

这一段路原有穷八站之名，再行四五十里，一过二堡草地便入戈壁。弥望黄沙，漫漫无际，偏偏又当仲冬时分，劈面冷风砭人肌骨，穷途跋涉，益发显得景物荒凉，情致凄怆。车行之间，老者偶一回顾，车厢那少年已不知何时沉沉睡去。老者恐他受了风寒，忙将他围身的一件新青布面的狼皮褥子扯开来与他盖上，叹口气道：“休看他平日舞剑抡枪、蹿山跳涧，像个将门虎子，这般昼夜不歇的长途赶路还是头一遭哩！年纪到底太轻，哪里禁受得住这般磨折！”正在自言自叹，忽听骡夫“噫”了一声道：“越往前沙越深，本就难走，再要一下大雪，今天还是赶不到三道岭了。”

老者探头出去一看，一轮淡淡的白日影已不知何时隐去，暗云低压，寒风如割，灰沉沉的天幕似要压到头顶上来，片片雪花顺着风势打到脸上，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寒噤，忙回头打开一只箱子，扯了一件皮披风出来给车中少年盖上，顺手又带了瓶酒，拍着车夫的肩膀说道：“这雪少时恐怕还要下大，虽是冷酒，过一会也见效用，你且喝几口挡挡寒吧。”车夫闻言，忙将缰绳一扯，右手长鞭挥动，“呜”的抖了一抖，任二骡扬蹄喷沫往前跑去，然后插鞭回手接过瓶去，嘴对嘴，“骨朵骨朵”一口气喝去了小半瓶，才笑对老者道：“我正觉口干舌燥，适才迎风张嘴，想接点雪来润它一润，谁知雪花看去虽大，落口便化成没有丁点，好叫人不耐烦！竟不知昨晚走时你还藏了这瓶好酒呢，喝在肚里凉冰冰的，爽快极了。来来来，你也喝上几口！”说罢，将酒递还。

老者只喝了两口，笑对骡夫道：“其实我知你好喝酒，随时都代你备得有。并非不愿你喝，只为长途千里，到处伏着危机，你为人直口快，又含着一肚子的冤忿，为怕误事，不得不拦住你些。这时已在荒野之中，四无人烟，不怕闯祸，这瓶烧刀子你还不至于喝醉。我酒量有限，你都喝了吧。”骡夫满面堆欢，接酒随

喝随说道：“你终是不放心我。你看我在路上与人多说过话吗？今天风雪这大，三道岭已去不成了。趁它雪未垫厚，我们赶到一棵树，找个人家投上一宿，明天看雪势如何再行定夺吧。”

老者还未答话，猛听马蹄之声夹着銮铃响动，从远处随风吹到。这时雪势愈大，粘天衰草、匝地黄云全被遮没，虽只片刻工夫，地上积雪已有二寸来厚，雪花如掌，从暗云中“沙沙沙”往下落个不住。有时风力稍大，雪被风一卷，便成了万顷银涛，怒涌惊飞，前路茫茫，只是一白，数尺以外便难辨物。二人俱是久在江湖，一听便知前面来了单人单骑。此去较大的驿站虽有七八十里，可是中间还有一碗泉、罗家窝子等处尽可歇脚，并且前途十余里便是一棵树，绝好打尖投宿之所，那人的马如此快法，估量过罗家窝子正是刚下雪的时候，中途除了一棵树，还要再赶七八十里，到哈密才能歇脚安身。这般风雪交加的严寒天，为何见站不停？单人独骑冒险长征，如非有绝大的急事，便是个有本领的能手，越来越觉来人形迹可疑，说不定许是当地的一个独脚强盗，趁着大风雪天出来拦劫行路商旅也未可知。

老者想到这里，决计以虚为实，早加防备，和骡夫一打手势。骡夫知道老者恐来人路数不对，投鼠忌器，想先礼后兵让人一步，便跳下车来，照着江湖上的规矩，将鞭梢折转，打了个如意结，插向身后，左手挽着辔头，右手刚刚将头套骡颈一抱，停车相待。说时迟，那时快！铃声汤汤，蹄声得得，已由远而近，雪花如潮中，只见离车丈许以外的侧面一骑快马，马背上坐着一人，身披着一领带帽兜的大红披风，从去路那一方风驰电掣般跑将过来。那马通体纯白，如非马背上人衣服是鲜红颜色，几辨不出是马是雪。马本高大，昂首驰奔，绝尘飞驰，鼻掀口张处，团团热气雾也似蒸腾而起。马上人两足扣镫挺立马背之间，稳如山岳，那领大红披风被风吹起与肩相平，露出一身黑缎子密扣急装，越显得英姿飒

爽。真个人是英雄，马是良骥！二人只这停车一顾之间，马影便自消失，只见前面一朵红云冲开起千层雪浪，眨眨眼工夫没了影子，不禁又惊又佩。那骡夫首先脱口叫了一声“好”。

一算那马来的方向，在车旁斜出丈许。这一带虽是戈壁沙漠之区，又是一条直道没甚歪斜，可是路旁沙窝子甚多，一个走歪了路，车轮陷在里面便不易拔出，又在雪天，更是危险。估计那马必然在这条路上走惯，定不会错，自己的车必是在中途勒肚带时走偏了些，幸而发觉还早，彼此一商量，比准马行的方向，拉着骡子上了直路。一看车篷罩上积雪已有三寸，骡身也成了白色，雪被骡身热气融化，遍体热气蒸腾，勒口和尾巴上结了许多冰丝。幸是当地土产健骡，耐惯寒冷，否则休说雪中奔驰，便冻也冻死了。二人同时动手将车棚上的积雪扫去，又将车后的毡布打开搭在骡背上面，匆匆整理停当，重上征途。

这时前途积雪愈厚，车在雪上甚是难行，二骡已不能似先时那般急驰。骡夫见那雪越来越大，雪花如掌，密舞翻飞，再有两三个时辰赶不到歇脚之处，连人带车怕不都葬在雪里！心里一着急，拿起酒瓶，“骨都骨都”把余酒喝了个净，将瓶往车后一甩，跳下车来，拉着前套的骡嚼子便往下跑去。费了好些气力才跑出十来里路，忽觉车轮被什东西胶住，停车过去一看，地上面积雪已有半尺多深，车轮已被冰雪冻结，不禁叫不迭的苦，再看老者，已然缩入车中卧倒，只剩两只附有冰雪的乌皮靴底微露在外，暗骂：“好狡猾的东西！也不下来帮我个忙儿。”过去一拉车帘，刚伸手一拍老者的腿，老者忙欠身坐起，低语道：“小爷周身火热，迷忽忽的，许是冻病了呢。车怎么停了？”骡夫闻言大惊答道：“这可怎好！小爷生病，如今车轮又被冰雪冻住不能转动，还得走一路收拾一路，多晚才到站呢？”

老者跳下车来细看了看，走向前面，手挽车辕往前用力一带，

连车带骡滑出去好几步，果然车轮不转，忽然急中生智道：“雪天奇冷，我们把轮上的冰敲了，走一会它又冻上，还是不成。我曾见过雪橇滑走起来比车还快，上路时我怕路上冷找不到柴火，带了许多整根木柴和干草在车后，取来我们试试。”骡夫忙将车后柴草取到。老者先用草把骡的四蹄包上，又打了些草索揣在怀里暖着，然后取了几块宽厚木柴，用草索把它扎成两根三尺多长的排子，并取出怀中草索，扎在车轮底下，前端翘起，叫骡夫先拉着骡子缓缓前走，试试行否。骡夫拉骡走了一段，果觉顺溜非凡，那骡也不甚觉着吃力，正自高兴赞美，忽见老者将身上雪一掸，又要坐上车去，骡夫道：“你怎这般怕冷？草绳不结实，好容易弄好，添一个大人上车，震断了又得费事。”老者笑道：“莽兄弟，你懂些什么！两套大车用几根草索，就把排子扎住了么？那不过当时绐住一些，这时轮底排子早被冰雪胶合，铁一样的结实。还不随我上来，任骡自走要快得多呢！”

骡夫闻言还不甚信，及至往车底一看，不但轮索冻合，便是那几根木柴扎成的冰排，空隙之处也被雪填满，变成一片平滑晶莹的冰板，这才叹服道：“无怪头子和主母都那么信服你，你是真能想主意！”说罢，也跨上车沿去，一抖缰绳，业已被冰冻硬，不受使用，好在那骡受过名手训练，颇知赶路，无须过分鞭策，只口里“吁吁”两声，便奋蹄踏雪往前奔去。先一段路因为车轮之下绑有雪排倒还轻快，偏是那雪越垫越深，车子虽不显得难拖，那绑了草的骡蹄雪附上去微一得着暖气，便融结成冰，于是越附越厚，走了十多里路，骡蹄上的冰雪竟结成五六寸厚尺许方圆的冰块，累累赘赘，如何还能快走？

骡夫和老者担心车中少年的病况，冰天雪地，又无法弄些汤水与他吃，只好把衣服被褥给他盖得厚些，眼巴巴只盼早些赶到宿食之处才好想法，正在愁颜相对，忽觉车子愈走愈慢起来，骡

夫大骂了一声：“讨打的畜生！”抽出身后冻结的长鞭便要打去。老者忙一把拦住道：“我们三人的命一半都交给这两个骡子身上，怎么随便乱打！它跑得周身直冒热气，天又这样冷，哪能经得住打？车慢不是雪积太厚，便是冰排出了毛病，还不快下车看看去！”骡夫闻言，忙跳下车一看，地上的雪已七八寸，八只骡蹄上俱都带着一大团冰雪，骡蹄踏下去便是两个大窟窿，正要向车上取刀把来敲，老者恰好也探首车沿看见，忙喝止道：“这个万使不得！骡蹄已被冰块封固，冻得失了知觉，这一下怕不连腿敲折！由它自走虽然慢些，蹄上有了冰块，还不会滑倒呢。”骡夫闻言无法，叹了口气道：“我们只顾说话没留心，车子时快时慢，也不知走了多少里路，知道什么时候到呢？你替我把住点车，我前面踩踩道去。”

老者拦他不听，只得坐在车沿，眼望骡夫戴起斗笠，一路连纵带跃闯入雪花飞舞之中，转眼便被雪潮遮住目光，看不见影子。猛又听得銮铃马蹄之声起自身后，声音与适才相似，车中只剩自己和那病少年，穷途亡命之际，不得不留一点神，既不便出声喊人家住马，又恐来人马快，大家同在一条路上，雪花迷眼，万一人马撞在车子上面，彼此俱都危险，耳听蹄声自远而近，不敢怠慢，连忙跳下车去，将骡子往旁一带，斜刺里避出四五丈，刚停住了车，再一听那马蹄銮铃之声倏又到了前侧面，一会便没声息。那人踏雪乘马奔驰，算计他一来一去仅在这百里以内，颇似有心寻觅自己车辆一般，越想越觉可疑。

老者轻启车帘看了看车中少年，两颧火热仍是昏迷不醒，暗忖自己虽然年迈，如非上前年被石福生这个狗贼勾引外寇，破了数十年苦功练成的内家真气，今日纵遇能手，自信也还能以对付。如今单凭一身武艺，倘遇真正内家，如何能敌得过？刘莽子偏在这时去踩什么道，雪又下得大，雪天旷野，四顾茫茫，数尺以外便难辨物，一个走迷了路彼此相左如何是好！心中不得劲，匆匆

扫了扫车骡上的积雪，重又拉上原路，任凭二骡奋力拔腿缓缓前行。好容易又行了半个多时辰，才走有里许多的路途，看出骡力已竭，骡夫刘莽子仍不见回，适才遇着那马上怪客去而复转，诸多顾虑，又不敢出声呼应，方自着急，忽听二骡昂头齐声长嘶，知道这等惯跑长路的健骡全都识路，既然齐声嘶鸣，必离食宿之处不远，正恐刘莽子心粗，雪中走迷了方向，驾车前行不过一箭之地，忽见刘莽子气吁吁从雪中跑来，满面笑容，先看了看骡子蹄腿，然后说道：“到了！到了！”老者便问：“到了什么地方？”

刘莽子上车说道：“我们不该精细，照人家的马走反倒错了方向，白走远了十几里路。不是这场雪，中间一段有那二尺多深的浮沙，车还要陷在里面呢。前面不远便有一个小村集，我忙着回来送信，也没问地名，有四五处人家，虽非大道驿站，人却个个好。我已托他们烧雪水煮饭，赶着来接你们，谁想刚出门走没多远，又遇见骑马那家伙。你不是叫我遇事留心吗？这家伙大雪天来回乱跑，定不是好道。当时心一犯疑，听见马蹄铃声便避开一旁。雪太大，也没见他过去，待会一听就没声响了。只顾一躲他不要紧，竟把路走岔了些。约算走到适才起身的地方，还不见车的影子，我一着急，索性给它一个横找，好歹也能辨出一点车印。左找十几丈又往右找，轮上有雪排，车一过便被雪盖上，哪找得出车印？多谢适才没敲去骡子蹄上的冰块，所留窟窿又深又大，雪不易填没，居然一下被我找着，有一边还遇见两三点血迹，被浮雪盖住。我还怕骡子受伤，出了事呢，刚看二骡的蹄腿，都是好好的，才放了心。我现在由后往前赶，恰巧又听见骡叫，估计离那小村集至多不过半里路吧。小爷的病好了些么？”

老者闻得雪中血迹，心中一动，便答道：“小爷如今烧得更厉害，不到地头简直无法。这村集不当官道，现在人心难测，我们到了那里，诸事放谦和些，不可任性饮酒，话尤其要少说。你我

常时看到点我们的拐、剑、暗器，虽不便常拿在手里，也要放在称手的地方，以备万一有事时立刻可以取用。”刘莽子道：“金老大哥，小爷病这般沉重，事情有个好歹，怎好去见死了的头子和主母？这个我自晓得，不过雪天心烦，不说话可以，难道埋头吃两杯闷酒也不许么？先是我说过世上没有好人，你说我言之太过，不见得个个如此，这时我看人家不错，人你还未见便这般起疑，真糊涂煞人呢！”

老者慨然道：“话不是这等说，事要见机。你没见适才那两次在大雪中来去的马上人么？我算计他的途程，只在我们车前车后数十里地面。第一次来路难说，他那去路，任他马快，这般天气也决到不了哈密。一路上前不把村后不靠店，往返百余里大雪地里奔驰，所为何来？往好的说，三道岭那里未必料到小爷还在人间，如若料到，他为人何等精明仔细，如是收留，定派他少君带人前站来接，不收留呢，至少也要派人带了盘川前站拦阻，以免投到他家，一个不留，万一走漏风声弄出事来。我们到哈密，因为天色不好，人地又生，买雇牲口都没办到，还耽延了两天，竟没见他人来，可见还不知道。马上人的貌相没看清，可是他那穿着打扮，连我随头子由当官到走闯江湖，这多年见过多少已未成名的英雄，竟看不透他的来路。再说我们从中还转甘、凉等地间关到此，甘、新的地面何等穷苦，我们走过的也有好几千里了，这里去迪化是有名的穷八站，草贵如金的地方，连在前几站所见的芨芨草都难见得一根，怎会你去问路投宿，四五家人抢着待承，立刻给你烧水煮饭，还由你挑选住处？纵然这里民风尚义，也未必能如此吧？你只拿这些情理并着想一想，就知道可疑之处颇多了。”

刘莽闻言，不再争论，两眼望着前面，一任二骡在漫天飞雪中奋力前进。又走出没有半里，二骡鸣声正急，忽见眼前黑影一闪，从前面雪浪中冒出一个头戴宽边斗笠、身着青布棉袄裤、足

登雪滑子的壮汉来，一见面便对刘莽说道：“这位大哥适才借宿，也没说你贵姓。我们见你去了好多时没来，恐雪深骡子难走，翻了车，派我来接，刚出门不远，听见骡子叫才寻来的。这样雪天，也真难为这两匹牲口呢！”刘莽和老者一见人来，早按江湖上规矩跳下车来。老者拱手车前，连说“劳驾”，刘莽拢住骡头答道：“我姓张，这位老朋友姓李，叔侄二人前往迪化经商。适才恐他们等急，忘了通名，真是失礼！你大哥贵姓？”壮汉通没做理会，笑答道：“我姓田。还有二位东家都姓周，便是约你到家那人。你自请上车，这就到了，我头里领路先去吧。”说罢，将手一拱，朝车前走去。

老者见他身子往下一蹲，双足一踹，便飞也似的穿入雪浪之中，虽说滑雪是天山附近一带人的惯技，这等身手却也罕见，看他说话神气，对江湖上的惯行规矩又似不曾理会得，心中好生纳闷。二人上车，前进没有多远，便听前面有人叫道：“到了！到了！”车又过去两丈远近，才看出密雪飞洒中，道旁隐现着四五所人家，屋顶雪盖得老厚，看不出来，那墙都一律用大小山石嵌缝紧砌而成，看去甚是整洁坚厚。这一路上除了王侯宫殿外，大都是土墙茅舍，似这样的房子还是头一次见到。中间一所，门外居然还有几株古树，也是沙漠中稀见之物。树下站着那姓田的汉子正在出声招呼，二人连忙跳下车来。姓田的接上来道：“周家弟兄因雪具被人借去，没有来迎接佳客，现在屋里相候。把车拉到门里去吧。”

老者见那门甚是宽大，足可容四套大车同时并进，里面是一所三合大院，颇像个大客店神气，地势却又偏僻，不在官道之上，再一想起这几所房子的款式，不禁心中又是一动。事已至此，吉凶难定，一边逊谢，假作掸雪、整理衣带，偷偷把怀中独门暗器、新近亡命出走才喂上毒药的飞血无声毒药归元弩问了一问，才随着刘莽拉着骡车而入。到了正屋前停车，见门中站着—一个中年、一